

37 死亡臉孔

米莉娜從前窗的窗簾縫中看著來人。一個是金，另一個是和金談話的人。後者很明顯是個富有的人，富得和這個地區有點格格不入。她打量著那人的西裝，像是訂做的，灰色的頭髮，理得很光滑，健康的呈褐色的皮膚，這一切都顯示著他過著優裕的生活。她相信金不可能帶他到這裏來。

然而，她猜錯了，他們正朝這個方向走來。

刻意穿著吉普賽人的服裝，耳朵帶著金質耳環的金，正急速地說著話，同時還打著手勢，並露出八字鬍下白色的牙齒。那個人面帶微笑，在金的帶領下，沿街走向那個曾經在以前是個店鋪的小房子。門前有一塊手寫的招牌：「米莉娜夫人——手相專家」。招牌上沒有任何許諾，所以，從技術角度上講，不會犯法。在這個地區，警察對吉普賽人是很寬容的，只要沒有人告狀，警察就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，隨他們去混日子。儘管是這樣，這也是米莉娜和金在這裏居住的最後一週了，這個街區馬上就要毀掉，重新造一座收費高昂的停車大廈。工人們早已把他們後面的房子給推平了。

當那兩位男士走近時，米莉娜放下窗簾，走到房間後面的一張桌子邊。那個桌子用一塊印有金色太陽、月亮和星星的紅綢布罩著。

米莉娜用手撫弄那濃密地垂在肩上的黑髮，如果她能適時地加以清理，並淡淡地化一下妝，她可能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婦人。美與否，那都不在乎，她外表如何，金都是讚美不已，反正她也沒有別人要。她在桌前坐下來等候。

「到了，先生。」金說著，為那位紳士打開門，「那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的吉普賽女神仙就住在這兒。她只要看你的手紋，就知道你的過去和未來。這是米莉娜夫人。」

她點了一點頭表示同意金的介紹，然後抬頭打量了帶來的人，他微微發福，態度從容，估計他年齡在五十多歲，是過慣優裕生活的人，五官端正，眼睛充滿著慈祥。「請坐。」她對他說。

「謝謝，」那人說，「說實在的，如此來到貴舍我有點緊張。」

「沒有什麼好害怕的。」

「這點我相信，」那人笑著說，「不是我以前從沒有算過命。我本來有個約會，但時間未到，而你的——」

「他是我先生。」

「你先生很是能說會道。」

「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手？」

「哪一隻手有關係嗎？」

「左手看你的過去，右手看你的將來。」

那人向她笑了笑，「過去我已知道，所以最好看看未來。」他伸出右手，掌

心向上地擱在桌上。米莉娜假裝很仔細地研究他的那隻手。

「我看見你有一筆生意的紋路，這筆生意很快就會成交，」米莉娜說，「它是一筆很大的財富，並且整個買賣過程都很順利。」

這點是很容易推知的。因為那個人總提到他有個約會，而來這一區決不會來參加交際活動，他可能和鄰街的那個進出口公司談生意。從那人的言談舉止、風度上推斷，他的交易數目一定不少，無論如何，這個假設是合理的。至於預言他的成功——唔，人總是預言成功。從此以後，米莉娜所要說的話，就要從那人的反應和她所問的問題裏找到線索，再借題發揮。

金從掛有門簾的門，溜回到他們的臥室。他的眼神告訴米莉娜盡可能地敲這個人一筆錢。如果說對路的話，她就能輕而易舉地賺他二十元以上。

然而，當她抬頭看他的臉時，米莉娜就不想再繼續算下去。當然，談談是不傷害任何人的，可是，她不喜歡欺騙人，尤其是像這樣有張善良純正的臉的人。

突然，她僵在椅子中一動不能動。因為那人的臉孔開始改變。

當她凝神注視他的時候，他健康的褐色變成蒼白色，褐色的斑點漸漸在面頰上呈現。那人背靠著椅子，米莉娜看見他臉上的肌肉，正變成腐爛的條條，然後變黑，乾枯掉，留下赤裸裸的、斑駁的骷髏。

「怎麼啦？」那人問著，想拉回他的手。這時米莉娜才省悟到自己的指甲已深深掐進那個人的肌肉裏。她激動地放開手。

「我不能告訴你什麼了，」她說，同時閉上雙眼，「現在你必須走。」

「你不舒服嗎？」那人問，「我可以幫你什麼忙嗎？」

「沒什麼，請回吧。」

門簾在晃動，因為金正在後面竊聽。那人很猶豫地站了起來。

米莉娜不敢正面看他的臉孔。

「至少讓我付你酬金。」那人說。他從外套的暗袋中掏出皮夾子，抽出一張五元鈔票並將它放桌上，趁米莉娜還沒有抬頭看他之時，走出了店鋪。

金摔開門簾，逕直走到她的面前，「你怎麼搞的，米莉娜，他可是頭肥羊，你為什麼放他走？」米莉娜低頭看著自己的雙腿，沒有說話。

金開始大吼，然後控制住自己。「等等！你在他臉上看見『那個』了對不對？看見死人的臉。」她默默地點點頭。

「這樣有錢的人！你看沒看見他皮夾子裏的鈔票？」

「現在，全世界的鈔票對他都沒有用了，日落之前，他就要一命歸西。」

金的兩眼變得狡黠起來。他掀開門簾，向街口看去。「他在那兒，正要去鄰街的一個商店。」金說著，朝商店走去。

「你要去哪兒？」米莉娜問。「追他。」「不，讓他去吧。」

「我不會傷害他，沒有必要害他，你比我更清楚，帶有死人臉的人，沒有任何力量能防止他的死亡。」

「那麼，你為什麼要去追他？」

「現在距日落只一會兒工夫，當他倒地的時候，總該有人在他身邊。你說過

的，錢現在對他沒有用處。」

「你要搶劫一個死人？」

「閉嘴，你這個女人。我只是跟蹤他，看他將死在何處，如此而已。」

金急忙出去後，米莉娜沒有再說什麼。她心想，多奇怪呀！走了這麼多年的江湖，假裝手相專家，給人算命，直到今天才如此近地看到死人的面孔。

※※※

這樣的事情發生時，米莉娜還是個快樂的小姑娘。那時候，她和父母以及另外三個兄妹，隨同其他吉普賽人到處流浪，隨遇而安，享受自由。她父親是個魁梧健壯的人，笑聲粗獷，渾身充滿活力。那天，父親正要和他的朋友外出打獵時，他抱起小女兒說再見。她注視著父親的臉孔時，突然開始尖叫起來，因為她看見父親的臉孔開始腐化成一個可怕的骷髏。

她父親迷惑地放下她，怎麼也哄不住她那歇斯底里的叫喊。

在父親出去很久以後，她才止住不哭，告訴母親，自己看見了什麼。

米莉娜的母親驚恐萬狀，她小女兒重新又大哭起來。母親制止了她的哭叫，告訴她，看父親臉孔的事，永遠永遠不要告訴任何人。

然後，她的母親離開，獨自坐在山植樹下，直到天黑。兩個獵人朋友回來了，而她的父親卻是被抬回來的。

從那天起，米莉娜的生活就再沒有快樂可言。

這樣的事情再發生時，她十二歲，米莉娜遵守諾言，從沒有說出她父親死亡那天，她所預見的事。雖則如此，那情景一直存在她的腦海裏，揮之不去。母親對她變得冷酷而疏遠，好像丈夫的死是她的錯，她使丈夫死在別人的槍口之下。

米莉娜變成一個孤獨、沉默的女孩子。她只有一個名叫瑪麗的好朋友，那是一個駝背的女孩。兩人經常無聲地玩上個把小時，把花兒當作船兒放在水中，隨波逐流。八月一個晴朗的日子，米莉娜看見瑪麗的臉孔又皺成一個難看的骷髏，她驚叫著跑到旁邊的林子裏，待在那兒，直到天黑。

當她回到住地時，發現吉普賽人正圍繞著一樣東西。米莉娜悄悄擠進人群，看見溺死的正是她的朋友瑪麗。這一次，她向一個乾瘦的老婦人——瑪麗的祖母，傾訴她所預見的一切。

「那是什麼意思？奶奶。」她這樣問道。

在回答之前，老婦人靜坐良久。「孩子，你所見到的是死亡的面孔，在我們的族人中，一代中或許有人有這種天賦。當你看見一個這樣的臉時，那個人便會在日落之前死去。這並非是你的錯，不過，我們的族人知道的時候，就會迴避你，他們分不清預言和犯罪。」

「怎麼辦呢？奶奶，我不想做個怪人。」

「很抱歉，孩子，我也沒有辦法，只要你活著，你就會看見即將死亡的人的死亡面孔。」

那件事之後，米莉娜完全被人孤立。每當她走進某地，那裏的人唯恐避之不及。族人中只有一個人嘲笑族人對死亡的恐懼，這個人就是金。他是個精力充沛、黑眼睛、黑頭髮、三十多歲的人。

他注意很快成熟長大的米莉娜。當他向她求婚，請她一起去美國的時候，她一口就應允了。

在這個新的國家裏，他們從一個城市流浪到另一個城市，以米莉娜給人看手相和金給人打短工掙的錢為生。米莉娜會在人群之中看見一個陌生人可怖的「死亡之臉」，每當這件事發生時，她就會很快轉開臉，假裝什麼也沒有看見。她和金都沒有朋友。多年來，她還不曾如此近地看到「死亡之臉」，直到今天。

※※※

現在，當黎明的第一道曙光透過窗子，落在他們床上時，米莉娜醒來，發現她單獨一個人躺在床上。後門輕輕吱咯一響，她裹在毛毯裏的身子緊張起來，「金嗎？」

「是的，輕聲點。」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別說話，把我們的錢全交給你。」

米莉娜在床上坐起，抓牢毛毯，金在陰暗中只是個黑黑的影子。

「你闖禍了？」她問。

「不能怪我，當那人從進出口公司出來時，我走過去和他說話，誰知他竟出手打我，我就順手一推，他就倒地不起。」

「那人死了？」米莉娜說。

「是的，糟糕的是，我推他的時候，有人看見。我躲了一個晚上，不過，一會兒他們就會來這兒找我。我連他的皮夾子都沒有弄到。」

米莉娜下了床，整整衣服。金趴在地上，用手在黑暗的地板上摸索，直到摸到他要找的那塊鬆地板。他拔開那塊板子取出用油紙包著的鈔票。然後站起來將鈔票塞進襯衫裏，推開門簾，進入前面店鋪。他用手打開窗簾，向外瞧著。

當米莉娜注意地看著丈夫的舉動時，陽光從窗簾裏透了過來，照在丈夫的臉上。

她以急促的聲音說道：「他們已經來了，在街口。」說著，放下窗簾，急急地走向後門，「到對面的舊房子中躲躲，避避風頭。」

金在門邊躊躇起來，米莉娜知道他正在等候她的親吻。可是她不但沒有過去，反而轉身，強行控制著要昏眩的身體。

「風頭過後，我再回來。」金邊說邊離去。

幾分鐘後，前面響起敲門聲。米莉娜朝後門看了最後一眼，然後打開門讓警察走了進來。一位大約三十歲，卻有一對沉著穩健的眼睛。另一位很年輕，他不

停地用手摸著剛蓄的八字鬚。

「我是麥金農，」年紀較大的警察說，「這位是傑克。」他看看小手冊，問道：「這兒有沒有一個叫金的人？你認識他嗎？」

「他是我先生。」

「他現在在這兒嗎？」

「不在。」

「如果我們去裏面看看，你不介意吧！」

「請便。」米莉娜退到一旁給他們讓開了路。麥金農到後面的臥室搜查，傑克在前面四處看了看，「你看相嗎？夫人。」傑克問。

「我看手相，本城有看手相的禁令嗎？」

傑克只有尷尬地笑了笑。「我想都沒有想過，我只是興趣而已。上週，我夫人帶了一付牌回家，那種牌我怎麼也弄不懂，我夫人也不真正懂，但仍然照玩不誤。」

「那種牌很難精通。」「我想一定是的。」麥金農回來說：「後面沒人。」

「這兒也沒有。」傑克說。

麥金農盯著記事簿問道：「你最後見到你丈夫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那沒有關係了，你們永遠看不到他。」米莉娜說。

「我們只想問他一些問題。」

「你們永遠逮不到他。」米莉娜重複一次。她知道這是事實。

因為當金打開窗簾，太陽光照在他臉上時，他看到了她丈夫的死亡徵兆。

麥金農神色不悅地說：「夫人，我忠告你，最好跟我們——」店後面磚牆的倒塌聲打斷了麥金農的話，同時聽到一陣痛苦的尖叫，接著又是一陣倒塌聲，然後則是聲息皆無。兩位警察互相看了一眼，跑向後門。

米莉娜在桌邊坐下，雙手疊放在面前。當救護車把金的屍體拉走時，她仍然呆坐在那兒。麥金農問了一些必要的問題，記下要點，傑克不安地站在後面。當兩位警察走出前門時，米莉娜仍然兩手疊放著，坐在那裏。

一分鐘後，傑克又回來了。

「夫人，我只想告訴你你丈夫的事我很難過。我也是新婚不久，可以想像失去丈夫的滋味。」

米莉娜第一次激動。她將頭埋在雙手中，喊道：「走，請走開。」

傑克在門旁邊站了一會，一直到他的同伴跑到他身後。

「走呀，傑克！我們接到通知，說附近正有劫匪。」

傑克做了一個想說什麼的手勢，但是看見米莉娜沒有抬頭，他只得轉過身去，若有所思地和麥金農跑向道邊的警車。

一會兒之後，米莉娜挺直了腰桿，黑眼睛中充滿了淚水。心想：「如果你沒有回來有多好。傑克，你正年輕有為，活力充沛，不該死的！」

原來，她又在傑克臉上看到了死亡的徵兆。

----- (完)